

一場運動，兩種記錄觀點：《理大圍城》與《時代革命》觀後筆記

黃秀如

東吳大學人權學程「電影與人權」講師

據說觀看《時代革命》的時候會不停地流眼淚，為此電影公司在口碑場的報到處發送面紙，每人兩包。面紙終究沒用，不是因為沒有不停地流眼淚（只是弄濕的是手帕），而是想要留下印著《時代革命》海報的面紙，作為日後提醒自己曾經為香港如此感到痛心。

但這樣的心情並沒有在觀看《理大圍城》時重現。相反地，有別於《時代革命》讓人的一顆心就像在街頭晃動的攝影機那樣急促不安，《理大圍城》並沒有引發太多思潮起伏，也沒有很催淚，頂多只有一點點鼻子酸酸的。欸，怎麼會這樣？這樣的反應正常嗎？

同樣是拍攝與港警對峙：被水龍強噴、被催淚彈狂射、被逮捕的時候拳打腳踢；同樣是拍攝團體裡的意見不合：有人主張要好好說、有人反駁沒什麼好說、有人想走、有人想留、有人說要再等等、有人說現在就衝出去、有人說要往這裡走、有人說要往那裡走——是因為《時代革命》講故事的方式比較感性，而《理大圍城》比較冷靜？恐怕是。

《時代革命》交叉剪接大量的街頭對話、現場短訪、事後長談，以及沒有上街的和理非對運動表達的支持。那些或者心平氣和、或者怒氣沖沖、或者心灰意冷、或者說到快哭出來的手足，雖然戴著口罩和面具，以致觀眾不會知道他們的真實身分，但他們孤寂悲憤的聲音透過螢幕傳了出來，使得他們在黑夜裡的身影格外讓人憐惜同情。

《理大圍城》的製作團隊顯然不是這麼想事情的。白天的景象佔據了很大的篇幅，即使是在晚上也燈火通明：理大的禮堂、教室、步道、穿堂、階梯、小山坡、樹叢、標語、橫幅，每一個屬於理大的特色都沒有放過。攝影者要觀

眾用眼睛記住圍城的這十六天，理大的每一天變化。

鏡頭記錄了學生與警察之間的你進我退、外界人士的試圖營救（但失敗）、中學校長們與學生的溝通（但失敗）、學生的轉進與脫逃（但失敗）、學生之間因路線不同而發生的猜忌與爭吵：這裡面，沒有一個人是對著鏡頭說話的，換言之，被攝者沒有要訴諸觀眾的意思，他們就只是被鏡頭拍到在表達他們自己，而我們僅僅是透過鏡頭的移動旁觀這一切，不會因為某位手足突然轉過頭來，面對鏡頭跟我們說話，就讓我們飆出淚來。

《理大圍城》的聲音也是克制的。有配樂嗎？不記得。除了應該要有的講話與日常運作會發出的聲音，還有雙方交火時的嘈雜喧嘩之外，並沒有出現要把觀眾的情緒逐步帶到某個高潮的音樂。不像《時代革命》結束在《願榮光歸香港》的大合唱，試問有哪個在場的觀眾能夠不動容？會唱的就放聲跟著唱，不會唱的也因為這三年來聽多了，每個人都是從頭哼到尾。看完《時代革命》，感覺自己胸中的一股情感，就在電影院裡和數百位懷抱著同樣情感的人，一起爆發、一起宣洩出來。但是看完《理大圍城》，觀眾渴望被滿足的悲情並沒有被填滿，只有靜謐的校園裡所留下的滿地凌亂，似乎是要跟我們說些什麼。

節奏會影響我們的觀影感受。動作片讓人目不暇給、驚悚片讓人屏息凝神、文藝片讓人回味良久。《時代革命》的節奏是快的、是不規則的，觀眾彷彿置身街頭一般，跟手足一起跑動、閃躲，手足緊張不安我們就緊張不安，手足呼吸困難我們就呼吸困難，那些不斷在我們面前閃過的其他人的影像，快到讓我們無法思考接下來可以怎麼辦，然後就跟著手足一起被絆倒、被毆打、被逮捕。《理大圍城》是慢的、是有條理的，因為是要守住一座城池，而不是要遍地開花，所以觀眾可以用不疾不徐的步調，帶著一種人類學式的觀察態度，去記錄圍城期間的點點滴滴。緩慢的速度給了我們觀察的餘裕，這樣的餘裕給了我們的大腦更多思考的可能性。

先看了《時代革命》，再看了《理大圍城》，這樣的順序蠻好的。接下來，可以準備好看《少年》了。